

# 禾下乘凉梦 一梦逐一生

## ——怀念袁隆平

新华社记者 袁汝婷 刘良恒 周勉



2014年5月26日,袁隆平在2014年世界种子大会上进行主题演讲。这是袁隆平在育种委员会开放会议后接受采访。

5月22日,一位91岁的老人走了。

湖南长沙,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门诊楼前,三捧青翠的稻束静静矗立。不知是谁,采下老人毕生为之奋斗的梦,向他祭献。

灵车过处,人们夹道相送;汽笛声声,祝他一路走好。一颗稻种,填得满天下粮仓。千言万语,道不尽一生故事。

他以祖国和人民需要为己任,以奉献祖国和人民为目标,一辈子躬耕田野,脚踏实地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老百姓把袁隆平刻进自己心里。

### 君似雁随阳,为民谋稻粱

袁隆平逝世后,人们悼念的文辞中有这样一个热词——国士。何为国士?谓其“才德盖一国”,抑或“一国勇力之士”?用在袁老身上恐怕都不能概其全貌。因为还有对人民、家、民族的责任和爱。

2019年9月17日,袁隆平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当天,他还在试验田里查看杂交水稻生长情况。行动不便后,湖南省农科院在他的住宅旁辟出一块试验田,他在家就能看见水稻。

当双脚无法再踏入稻田中,他的心,仍时刻扎在广袤田野里。是什么让他对稻田如此眷恋?

回望袁老一生,宏愿并非一时头脑发热,而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情怀和担当。

这是一条艰辛求索的路。质疑、失败、挫折,如家常便饭;误解、反对、诋毁,曾如影随形。

他默不作声,背上腊肉,转乘几辆火车,去云南、海南、广东,重复一场又一场试验。

为稻种追寻温度与阳光,就像候鸟追着太阳!粮稳,则天下安。水稻种植是应用科学。对科学家袁隆平而言,国家和人民的需求至高无上——技术手段不断更迭,但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始终是丰收。

近年,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超过2.4亿亩,年增产水稻约250万吨。中

一代消除饥饿,中国就是我的回答。

2017年2月,《自然·植物》杂志发文认为,中国的水稻生物学、遗传学和群体基因组学研究引领世界水稻乃至作物科学研究。

一位科研工作者,为何有超越国界的魅力,领先世界的技艺?当你看见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的新版货币,你会更加理解——货币图案是杂交水稻,它让这个曾有200万人面临饥荒的国家,结束了进口大米的历史。

杂交水稻,为解决全球粮食短缺问题的“中国方案”。让全世界吃饱饭,是中国农业科学家科学精神的诠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注解。

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这是袁隆平毕生的夙愿。他说:“我是洞庭湖的麻雀,更要做太平洋的海鸥。”他,做到了!

### 真如少年

5月23日上午,长沙明阳山殡仪馆。细雨霏霏,祭奠者排起长队。

人潮中,有许多手持鲜花、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莘莘学子。他们面庞青涩,神情肃穆,安静有序地跟着队伍一步步前移,然后,深深鞠躬。

一天前,当灵车驶过长沙街头,许多青年齐声呼喊:“袁爷爷,一路走好,一路走好!”

同一时间,无数人在网络上默契地传递同一句话,“袁爷爷,我一定好好吃饭。”

一群年轻人,以纯真的承诺,告慰一位老人至诚的梦想。袁隆平生前,每一次在青年人中公公开亮相,都堪比“大型追星现场”。尖叫、鲜花、掌声……在“95后”“00后”眼中,他是当之无愧的国民偶像、顶流明星。

“我与他好像有过一面之缘,在饭桌上,在课本里。”“明明素未谋面,我却泪流满面,像失去了爷爷一样”……一位91岁的老人,为何成为中国青年热爱如斯的“网红”?

没有比“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更踏实的安全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最直白的表达。

没有比“喜看稻菽千重浪”更持久的喜悦感,这是最生机勃勃的画面,最扣人心弦的憧憬。

那些身处大千世界、见识五彩斑斓的年轻人,总是被袁隆平人格中最朴素的力量击中——那就是“真”,真如少年。

他倔强,在千百次的失败中依然坚信,世界上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战胜饥饿;他坦诚,功成名就后,面对测产失败全无怨,“跌跤就跌跤,再爬起来就是了”;

他浪漫,工作至深夜,会心血来潮拉着夫人的手奔到河边,跃入水里畅游;

……“你们正值如花的年龄,也正是充满梦想的时候。但是,仅仅停留在做梦是不够的,我希望你们要树立理想,并努力为实现理想而奋斗。”这句对大学新生的寄语,敲响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心房。

### 袁隆平走了,袁隆平星依然闪耀……

时针拨回5月22日上午,弥留之际,亲友围在袁隆平床边,唱起他最喜欢的歌。

他走得安详,嘴角带着笑。有人说,袁老那么思念母亲,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还有人说,他一定是进入了梦乡。梦里的稻穗比高粱还高,穗粒比花生还大,风轻吹过,袁老戴着草帽,就坐在稻穗下乘凉。

禾下乘凉梦,一梦逐一生。这是袁隆平的梦,也是后来者的梦。他没有留下最后的话语。可他想要的,人们却看得见——

从云贵高原到华北平原,从洞庭湖区到江南水乡,无数农民还在等待第三代杂交水稻从试验田走向生产田;在新疆、山东、黑龙江等地,已有超过10万亩海水稻试验田丰产,许多角落还在等待“再造亿亩良田”的理想步步实现……

未竟的事业,科学的价值,正待我们去坚守,拼搏,开掘。“书本里长不出水稻,只有田里才长得出水稻。”这是袁隆平送给年轻科研工作者的成长秘诀——唯有实践,方不辜负真理。

即使身处重病之中,袁隆平最牵挂的还是科研。入院之初,他每天都问医务人员:“天晴还是下雨?”“今天多少度?”有一次,护士回答28℃。袁隆平急了:“这对第三代杂交稻成熟有影响!”

他病重时念念不忘的,是叮嘱学生们要把杂交水稻事业发展好。这是一位科学家的本色——爱国为民、刻苦钻研、全心奉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袁隆平仍在奋力燃烧自己,烛照后学。

生命有尽头,科学无止境。一代科学巨擘陨落,留下丰富的精神遗产,激励一代代科研工作者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你听!传承的决心,如稻穗饱满——“我追的星陨落了,会有更多的星亮起……”

青春的誓言,如稻苗蓬勃——“请放心,您这位‘90后’没有完成的,还有其他‘90后’顶上!”

袁隆平走了,袁隆平星依然闪耀……(新华社长沙5月23日电)

# 毕其一生消除饥饿 必将被世代铭记

海外各界深切悼念袁隆平

新华社记者

“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2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湖南长沙去世。海外各界人士纷纷表达深切哀悼之情,表示他的逝世是巨大损失,他留下的遗产必将被世代铭记。

马达加斯加农业、畜牧业和渔业部长拉纳里韦卢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非常遗憾得知袁隆平院士离世的新闻,“我谨代表马农业、畜牧业和渔业部并以我个人名义诚挚哀悼。”拉纳里韦卢说,正是由于袁隆平的科研成果,并得益于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其设立在马达加斯加马希齐非洲分中心的合作,马达加斯加的水稻种植者才得以将产量从每公顷3吨提升到10吨。“通过杂交水稻技术的发展,愿袁隆平消除饥饿的愿景在马达加斯加得以实现。”拉纳里韦卢说。

莫桑比克国家通讯社前社长古斯塔沃·马维说,虽然莫桑比克有大量耕地,但由于人口增长很快,土地会越来越稀缺。因此,袁隆平的高产水稻品种意味着我们可以利用有限的耕地生产更多的粮食。马维说,袁隆平去世的消息令人震惊,“一个人毕其一生致力于一件事,帮助人们把日子过好一点,改善人们的饮食,我们认为他是一个英雄”。

莫桑比克农业研究所所长、中莫农业示范中心副主任奥蒂利娅·托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世界各国应该继续与他的研究中心合作,寻求解决粮食问题、消除饥饿的办法,因为这是他毕生所追求的事业。托莫说:“在莫桑比克,我们需要推广我们获得的品种,生产足够多的粮食,并将水稻生产技术推广到全国各地。只有这样,才能将袁隆平的遗志发扬光大。”

莫桑比克中非赛农业合作项目执行经理胡计高说,赛赛农场用的全都是中国的种子和种植技术,帮助非洲人民提高粮食产量,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这个目标朴实无华,却意义重大。“袁老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在水稻种植农业研究和实践中不断进取,并朝着这个目标迈进。”

巴基斯坦嘎德农业研究与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沙赫扎德·马利克对新华社记者说,袁隆平的逝世不仅对中国是一个悲伤的消息,更是全人类的一大损失。杂交水稻技术为巴水稻行业带来变革,且已产生很好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在巴农村地区,杂交水稻技术已为脱贫做出贡献”。

马利克说,不光是在中国和巴基斯坦,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也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世界各地的人民都会缅怀他”。

“在菲律宾,种杂交水稻的农民都认识袁隆平,被称为‘菲律宾杂交水稻大王’的林育庆说。据介绍,如今,杂交水稻在菲律宾的种植面积已超过100万公顷,每公顷最高产量达到15吨,是当地传统水稻品种的3倍。在菲律宾的农贸市场和大型超市,都可以买到杂交水稻产出的大米。”

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水稻研究所技术主管伊沃·梅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今天获知袁隆平教授逝世的消息,我很难过。他留下的遗产必将被世代铭记。”梅洛说,杂交水稻技术对减少全世界营养不良的现象具有重大意义,“袁教授的成就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科技财富,为全世界消除饥饿做出贡献”。

德国电视一台电视新闻节目《今日新闻》网站发文说,几十年来,袁隆平的伟大目标是让全世界的人们都有足够的食物。在中国,这一目标已广泛实现。袁隆平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文章说,杂交水稻技术是对“特别强壮”和高产的水稻品种进行可持续杂交。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全世界大多数生物学家和农学家都认为如此育种不会成功。但袁隆平用他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理论。

袁隆平逝世后,多个国际组织也纷纷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深切悼念。联合国官方微博发文说:“袁隆平院士为推进粮食安全、消除贫困、造福民生做出了杰出贡献!国士无双,一路走好。”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今天,我们缅怀一位真正的粮食英雄。中国科学家袁隆平通过率先培育的杂交水稻品种,使千百万人免于饥饿。他于今天去世,享年91岁,但他为消灭饥饿留下的遗产以及使命将被牢记并传承下去。”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袁隆平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杂交水稻研究,帮助数十亿人实现了粮食安全,称袁隆平是自己敬爱的“老师”和榜样,对袁隆平的逝世深感悲痛。

(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 归去来兮 红莓花开

### 追记袁隆平的音乐情缘

新华社长沙5月23日电(记者周勉 刘良恒)在袁隆平院士临终前,家人围在他身边,轻轻哼唱起一首《红莓花儿开》。因为这首苏联歌曲是袁老最爱的歌曲之一,她代表着袁老美好的年轻时代。

读大学期间,他有几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其中一位会拉小提琴,“什么都想学一点”的袁隆平便拜他为师。袁隆平喜欢古典的小提琴,因为可以把自己带入“很舒服、很美好的境界”。几个人常常聚在宿舍一起练琴唱歌,因为嗓音低沉,同学们还给袁隆平起了个外号叫“大Bass”(男低音)。那个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苏联歌曲十分流行,唱《喀秋莎》《红莓花儿开》是一件很时髦的事儿。

1953年7月,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因为表示愿意到长江流域工作,于是他被分配到了位于湘西雪峰山脚下的安江农校。袁隆平在地图上找了半天,才发现安江农校在那么偏僻的地方。有同学说,如此偏僻,恐怕“一盏孤灯照终身”。但是袁隆平轻松地回应:“我会拉小提琴,到了那里,寂寞的时候就拉琴,可以消遣。”

袁隆平来到湖南安江农校任教后,学校开设俄语课又没有俄语老

师,于是便让学过俄语的袁隆平任教,袁隆平便把自己的音乐才华运用到教学上。他不仅利用俄语歌曲来教学生们发音,还教大家拉小提琴,这首《红莓花儿开》便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份“教材”。这不仅塑造了学生们开朗乐观的性格,也让班上的氛围特别团结友好。

袁隆平曾提及,班上的文体委员叫李俊杰,很有音乐天赋,于是自己时常“开小灶”教他拉小提琴,还把自己那把使用多年的琴也送给他。两人关系亦师亦友,李俊杰会自己写歌,每次写好了就拿给袁隆平修改,然后俩人就“高兴得一起唱起来”。

担任了一年俄语老师后,袁隆平开始教授遗传学课。自称“自由散漫”的袁隆平教学方式也确实不拘一格。他常常带着学生下田做试验、上山采标本,再回到学校自制图表。而这些教学方法,也为日后袁隆平正式开始投身农业科研奠定了基础。

1963年冬天,爱打球、爱搞文艺活动,还会拉小提琴的袁隆平与自己8岁、有着同样爱好,曾经是自己学生的邓则确定了恋爱关系,他们在1964年结婚。从此,两人恩爱了一辈子。